

百年松筠庵

● 錢 鋼

松筠庵更蒼老了。1989年初，為拍攝電視片，我匆匆造訪過這個衰敗得令人寒心的院落。此時，灰色院落、枯樹、屋檐下的煤餅、屋頂衰草和無聲的鴉雀，依然如昨：只是這被搭建物壅塞得更像蜂巢的小院裏豎起了魚骨天線；牆腳斜倒着只剩下框架的破沙發。一個90年代罕見的小腳老太太，一次次腰背筆直地在院落的門外走過，為揀胡同口公廁裏的廢紙。

院子的公用水龍頭前，一個高大的男人正在寒風中洗濯，碩大鐵盆中多是孩子的衣物。男人友善地朝我們點點頭：「你們是……。」

我說：「我們是學歷史的，來看看。」

男人立刻點頭表示明白，他說，這些年，來看松筠庵的人有，這院子，聽老人們說，早年，嘿，假山，松竹……現在可不行了。

過去的「諫草堂」大廳只剩下一條夾縫似的通道，兩側是逐年延伸出的住家小屋，封閉間隔，擠擠挨挨，逼仄晦暗。我走上昔日的石階，朱漆彩繪了無遺痕，抬頭細看，只有古老檐木上的雕紋依稀可辨，——「這院子

從前能容納上千人嗎？」

「怎麼不能！那中間是個大廳，上千人，我看差不多，你看，那四周過去都是迴廊！」

一陣陣熱霧從心底騰起，我力圖使自己看見那千餘長辮子在人聲鼎沸的大廳裏沉浮飄揚，舉子們擁擠站立，群情悲憤，慷慨激昂，競相揮毫簽名，——這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、被稱為清朝二百餘年、中國數千年「未有之大舉」的一個歷史事件。

「馬上就一百周年了。」我喃喃。

「甚麼？」男人好像沒聽明白。

我又說：「公車上書一百周年。」

「噢」，男人立刻向我們轉身，一雙凍紅的手正在擰乾衣物，「我知道，維新啦，改革啦，其實，和今天這會兒也差不多……。」

我無言。

史料的記載是，一百年前，日本威逼在甲午戰敗的清廷割地賠款，「電至京師，舉國譁然」。37歲的康有為帶領弟子們「日夕奔走」，在進京的「公車」即赴考舉人們中發動抗議。1895年4月22日，由22歲的梁啟超領銜，81名廣東舉人率先聯名上書，各

地舉子聞風響應，去都察院上書者，先後有30批，3,000人次。一時間，「察院門外車馬闐溢，冠衽雜還，言論滂積者，殆無虛晷焉」。康有為以「士氣可用」，召18省舉人在松筠庵諫草堂集會，隨即奮筆兩夜一晝，草就14,000字的上皇帝書，由弟子梁啟超和麥孟華「並日繕寫」。與此同時，各省「公車」咸集松筠庵，1,300多人在上皇帝書上簽名。

多年來，每每讀到這段歷史，總會使我如臨其境，產生許多興奮、激動的假設和探究。1895年，封建中國的京城，一千多名知識份子自發集會，對國家大政發表意見。然而，我又不無疑惑，——「這院子裏真的容下過一千多人？」

一百年前，千餘慷慨陳詞的愛國之士，從全國各地颯沓而來，走過松筠庵外狹小的炸子橋胡同（如今的達智橋胡同），長辮飄曳，步衣窸窣，古老的布鞋底在塵土裏留下腳印。當他們絡繹不絕地穿梭於松筠庵時，昔日的院牆根下，如今天這般擠擠挨挨的瓜棗菜肉小攤前的那些粗悍強壯的

這小屋是當年松筠庵的迴廊一角



販夫，和胡同裏那些來自嘉慶、道光年間的老人，又曾用甚麼樣的目光打量和揣摩他們？

百年前的「公車」們絕不是二十世紀80年代「北大」的熱血學生。1,000舉子中，有梁啟超那樣渴望新學才華橫溢的年輕人，更有一群在窮鄉僻壤皓首窮經一輩子的老夫子。這是一條漫漫之途，「邑聚千數百童生，擢十數人為生員；省聚萬數千生員，而拔百數十人為舉人；天下聚數千舉人，而拔數百人為進士；復於百數進士，而拔數十人入翰林」。他們從科舉制度的泥濘中跋涉而來，身上還戴着八股制藝、考據辭章、程朱注疏的鎖枷。1895年5月，正是這一群「知識份子」拍案而起，因着國家的危亡，因着對腐朽世界的忍無可忍。

依照清制，大臣、督撫、科道及四品以上京官才有權向皇帝專折奏事，四品以下京官，如有條陳，須所在機關堂官代奏，或呈請都察院代奏。1888年，康有為曾上書光緒要求變革，不但未達光緒，反「以狂生見斥」。然而僅僅六年之後，這樣的地位卑微的「狂生」變成了數千之眾，以群體的力量掙脫樊籬，在京師的死水中攪起大波，「破天荒打破了清代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，公然在京掀起大規模的上書請願運動」。他們不但對軍事外交提出尖銳的批評，更提出了包括富國養民之法的變法建議，甚至提出了朦朧的「民主」要求：

先王之治天下，與民共之……伏乞特詔頒行海內，令士民公舉博古今、通中外、明政體、方正直言之士，略分府縣，約十萬戶，而舉一人，不論已仕未仕，皆得充選，因用漢制，名曰議郎。皇上開武英殿，廣懸圖書，俾

輪班人直，以備顧問。並准其隨時請對，上駁詔書，下達民詞。凡內外興革大政，籌餉事宜，皆令會議於太和門，三佔從二，下部施行。所有人員，歲一更換。……

這一行動本身，在「那班帝王，只顧一時的安穩，不顧萬世的禍害」，對知識份子剿撫並舉，禁錮、奴化的年代，不啻是石破天驚的壯舉。

1888年，康有為曾呼籲「扶士氣而維國家」。六年後的公車上書，正是「扶士氣而維國家」的身體力行。儘管如梁啟超後來所說，那時，各省上書「其言或通或塞，或新或舊，駁雜不一」，由於不諳第一線執事者的重負和艱辛，缺乏實際歷練的體驗，更與洋務運動艱難的實踐隔膜脫節，激憤中不無清流式的虛驕：儘管在松筠庵寫成的上書，由於傳來光緒皇帝已經批准〈馬關條約〉的消息，「群議渙散」，終於未能按原計劃於5月4日送往都察院，各省數百人撤回簽名，曾有1,300人簽名的上書，最終只留下了603人的名字；但上皇帝書被人爭相傳抄，《公車上書記》的刻本很快在全國流傳，美國公使還將它迅速傳播到海外。公車上書的一代舉子，被稱為百年間中國知識份子創榛闢莽的前路先驅。

一百年後的今天，站在中國「現代知識份子精神」的濫觴之地，我能說些甚麼？

松筠庵，與世隔絕似的沉寂。公車上書慷慨的喧嚷，士子們激憤的足跡，已被百年的風雨沖刷殆盡。偶爾有人腳步輕輕地從我們身邊走過，是一個帶有揣摩眼光的老者或是一個隱藏起警惕的中年。一位眉毛描得平平的年輕女子邀我們去家小坐，她的家

正坐落在昔日的迴廊上。她指給我們看哪裏是迴廊的檐，哪裏是迴廊的地基。「迴廊」裏很暖和，生出了一個90年代的土暖氣。裏屋，房管所的師傅正在用一張張白紙糊天棚，看得出這是每年冬天必須做的一件事。年輕女子告訴我們，「松筠庵」的後人前不久來過，表示要收回和重修祖業，可是他們無法安置這20餘戶居民。如今，院裏人關心的是國家重修松筠庵，這是他們拆遷換新的唯一機會。

寒風中，衰草沙沙作響。此刻，在1995年（乙亥年）到來的時候，距松筠庵咫尺之遙，一個建設中的「莊勝廣場」已將一大片舊房夷為平地。矗立路邊的廣告牌，顯示出廣坦未來的豪華景觀和它中外合資的投資背景。通向菜市口的大街上，專賣「大哥大」配件的商店鱗次櫛比。路邊張貼着公安局禁止私藏槍枝的布告，「人口普查，利國利民！」的標語，電線桿上，有醫治梅毒或換房的招貼。賣報老嫗在寒風中吆喝：「晚報電視報！晚報電視報！」

這不是1895，不是1919；也早已不是1966和1989。這是一個據說正在迅速「世俗化」的時代，當囂囂市聲開始釋放人的慾望，人們已經厭棄了與政治有關的一切：口號、標語、激情、揮棍者的凶蠻和挨棍者的不平……在甲午海戰一百周年的1994，幾乎沒有多少人有興趣談論那場慘敗和中國改革的歷史教訓，就如松筠庵的住戶必然更關心住房，人們也似乎是必然地，要淡忘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。

已有近代史專家告訴我們，過去中國人對戊戌特別垂注，是因為那些志士仁人的悲壯故事更能滿足道德審美的需要。這是一個論者集矢於「激

進」的時代。其實「激進」也早已失去了它準確的內涵，從自由、民主，到革命、武裝鬥爭，到理想、熱情，乃至各個時代都會有的天真爛漫、五色雜陳，都被有意無意裝進「激進主義」的魔瓶，令人避之唯恐不遠。

我很難忘記，曾幾何時，穿牛仔褲的當代士子們喊着「我願為中國一哭」，在萬頭攢動處奔走呼號，……接着，也是狂風暴雨後的「群議渙散」。當他們復出時，令人驚詫的是，不少人已然從虛驕狂熱一落而為謙卑恭順。一種冷冰冰的氣息，滲透在那些不動感情、不見鋒芒的「專家」文章裏，瀰漫在那些嚴守「鐵律」卻又口若懸河的研討會上，更隨着一些人的自賤自戕，潑濺在對往日「熱血」的無情嘲諷中。不敢再衝動，但又耐不住寂寞，耐不住清貧，耐不住像岩石一般佇立和沉默。想尋找精神逃路，又要喋喋不休地論證這逃路是如何的現實、如何的理性。

我很難想像，這就是公車上書百年後中國的士子之氣。它是成熟還是麻木？它是在完善還是在衰惡？它是真正的穩健還是自私與怯弱？不可迴避、令人汗顏的事實是，一百年前公車上書的舉子，比一百年後我們中的多數更高貴、更率真、更有血性和凜然風骨。

民國初年，一位學者常常來到松筠庵，他激賞這裏一幅著名的楹聯：「鐵肩擔道義，辣手著文章」；他易「辣手」為「妙手」，書贈諸多好友。這位中共的創始人李大釗，他在追求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時代，看到松筠庵永恆的價值，看到對中國人極為寶貴的精神遺產。

不久，這位學者就在距離松筠庵不遠的地方上了絞刑架。中國百年來

的歷史中，「改良」和「革命」同樣付出過鮮血。中國人需要士氣，需要承擔道義的鐵肩，並不是因為期待甚麼「激進」，而恰恰因為「漸進」絕不比「激進」輕鬆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今天面對中國極為複雜的自然和社會環境，改革、試驗，從一事一地開始的水滴石穿、繩鋸木斷的探索，更需要衝破「壅塞」的宏大力量，需要完整而獨立的精神。

不遠處，碧血燦爛的菜市口上空，建起了一座四方形的過街天橋。站在天橋上看昔日刑場和西鶴年堂藥店，歷史變得很小。有一個黑襖老人靠在藥舖蒼白的牆壁上曬太陽，他被圈在昏黃的陽光裏，與今天的嘈雜隔絕。一個交警站在四方的天橋下面，不時地轉着方位，指揮着來往的繁忙車輛。菜市口和松筠庵一樣，將永遠是歷史的一個時間點。

我對衰老的松筠庵懷着始終的敬意——無論是道德審美，還是為保留那一點點的疑惑。

我問：「這所院子真的容納過一千人嗎？」

我還想問：「這所院子真的容納過一千人嗎？」

於是，1995年，我站在面目全非的「諫草堂」裏，以步丈量——22步，這就是一百年前公車上書時大廳的南北寬度。

錢 鋼 大陸作家、記者，著有《唐山大地震》、《海葬》等作品。